



皮·茨維爾卡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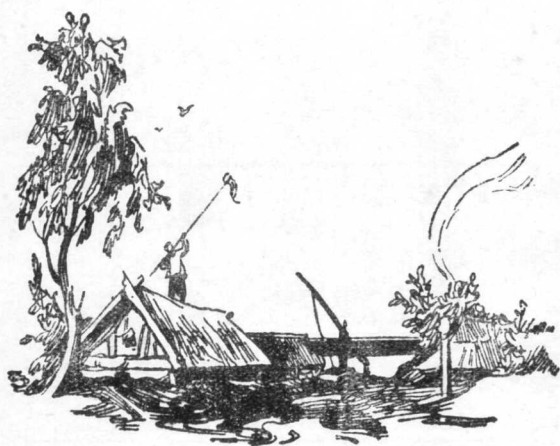
小夜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小夜鶯

著 譯 畫
卡 俄 夫
爾 娃 人 葉 洛
維 蕭 虞 那 爾
茨 希 米 奧
皮 茲 孟 符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П. Цепрка
СОЛОВУШКА

Детгиз 1952

原文是立陶宛文，由茲·希蕭娃譯
成俄文，這譯本是根據俄文譯出的。

書號：譯 0034 28 開本 37 千字 定價 3,800 元

小 夜 鷹 (高)

著 者	皮·茨	維	爾	卡
俄譯者	茲·希	蕭	娃	
譯 者	孟	虞	人	
繪圖者	符·米那葉夫	符·奧爾洛夫		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			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		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三廠			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			

1953年9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954年11月第1版—第2次印刷
印數 15071—1809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孩子的戰爭·····	一
米古季斯的悲哀·····	二九
土爾曼·····	五〇
小夜鶯·····	六〇
祕密·····	六七
代表·····	八三



孩子的戰爭

米卡斯已經調換了兩次課桌。現在他是當着老師的面，坐在火爐旁邊了。米卡斯所以要跟他朋友伊奧努克斯分開坐，因為他倆上課常常談兔子、栗鼠和蝴蝶，在板凳下面刻木頭兵士，磨快他的刀子。

有一次，在抄寫歷史作業的時候，米卡斯高聲地跟伊奧努克斯聊天，彷彿他們是在田野上似的。直到課堂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，米卡斯這才覺醒到自己在什麼地方，看見老師站在他的面前，不覺滿面通紅。

老師用手抬起米卡斯的下巴，平聲靜氣地說：

「米卡斯，你現在並不是在大街上，却是在學校裏。你把書收拾起來，坐到別的地方去。」

這樣一來，米卡斯不能不坐到別的課桌後面去，而他的朋友伊奧努克斯身邊，就換了一個人。但是只要伊奧努克斯一轉向米卡斯，米卡斯立刻就對他微笑。

當老師講解地理，用教鞭指着地圖上遙遠的地方或城市的時候，米卡斯是聽得很用心的。他的想像轉向那在夏天還閃耀着白雪的高山；轉向有大船一樣大的鯨魚的大海；轉向那滿是獅子、豹和巨象的黑森林。

可愛的、暖和的南風撫摸着米卡斯，他走過一個個城市，越過河上的瀑布。隨着老師的指示，一條條湍急的河好像沿着廣闊的綠色草原一樣，在地圖上向下奔流。

米卡斯知道，那些好像狐狸尾巴的褐色斑點，是高加索山脈。而那淡青色的雲塊——是地中海。他還知道很多很多東西。有一條河流，米卡斯記得特別清楚：它在地圖上，恰好像爺爺手臂上脹起的筋脈一模一樣。這條河流叫伏爾加河。尼曼河比它短得多——它像一條蛆蟲，但是米卡斯自己就住在

尼曼河旁邊，因此他覺得尼曼河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可愛。在上地理課時，米卡斯的兩手是停着不動的。他既不會用刀子去刻課桌，也不會用木靴去敲地板。

但是只要老師一開始講解算術，並叫他們打開有方格子的練習簿時，米卡斯就又照從前一樣幹起來了。他並不聽講解，老師問到他，他就着慌了，常常把「一百」說錯成「一十」。他偷偷地抄隔壁同學的習題，焦急地望着伊奧努克斯。假使他能夠的話，那他馬上就要同他一塊逃到田野裏去了。

老師只要一分鐘不瞧住他，米卡斯就乘機越過兩條板凳，嘴巴湊在伊奧努克斯的耳朵上，噁哩咕嚕地低聲談克里克列河。這條河中有深水的漩渦，在那裏就連大人也要淹死。克里克列河裏的梭魚有幾公尺長；在那兒還有一種魚——牠比他們整個學校還要大！米卡斯要撒網去捉這種魚，賣掉牠，把得到的錢給自己去買一把摺刀，而給伊奧努克斯去買一架銅管樂器。

米卡斯手上那把正在挖課桌的刀子，突地給誰奪了去。一隻強有力的手抓住了米卡斯短外衣的後領，把他提到空中。老師站在米卡斯旁邊。全班人都朝他們這一邊望着。

「站起來！」老師說。「難道可以這樣損壞課桌嗎？你站到那邊角落裏去，讓同學們來瞧着你。」

米卡斯把手放在衣袋裏，慢吞吞地、泰然自若地走到角落裏去。

老師把他盯了一些時候。接着老師臉上的怒容消失了。他就轉向課堂，對伊奧努克斯說：

「喂，你把習題重複一遍，旅行家們一天走多少公里？」

米卡斯從自己的角落伸出身來。伊奧努克斯沒回答錯，這多麼好呀！可是你瞧，那個討厭的孩子走向黑板了，就是同學們都叫他爲「驕傲鬼」的一個。碰到任何適當的機會，這「驕傲鬼」總要拚命嘲笑米卡斯的失敗的。

「你得出的是多少？」老師問「驕傲鬼」。

「驕傲鬼」慌慌張張地向兩邊望望。米卡斯用極老實的態度瞅着他，用手指向他指示着十和九。

「十九公里！」「驕傲鬼」高興地接着說。

在課堂裏發出了吵鬧聲。「驕傲鬼」滿臉通紅。

米卡斯又舉着手指。現在他指示着十，並那麼肯定地點着頭，使「驕傲

鬼」不能不相信他。

「十！」他斷然地回答。

「你今天怎麼啦？」老師微笑着，望着窗口。「去坐下！」

「驕傲鬼」開始顫抖着下巴。

「米——米卡斯來打——打擾我……」他用手肘撐在課桌上，痛哭着說。

「唉，米卡斯，米卡斯……」老師搖頭說。「我拿你怎麼辦？你今天下課後不要走。你來解答三個習題。」

下課了。孩子們鬧鬧嚷嚷、嘻嘻哈哈地衝出了課堂。他們衝倒了板凳，在門口擠軋着。已經有人從樓梯上滾下去了。

米卡斯一個人留在課堂裏。他聽着走廊裏孩子們的聲音愈來愈低。他們的叫聲，現在已經在花園裏秋天的空氣中響着了，一切小路上都充滿了他們噉噉噉噉的聲音。

孩子們連一棵樹也不肯放過，總要在樹皮上刻點什麼。他們打下樹林裏的蘋果，摘下棗果，拾起烏鴉的羽毛、栗子和橡樹果。現在孩子們已經走到

樹林的邊緣了。而克里克列河嘩嘩的流水聲應和着他們的哄笑。

課堂裏靜極了。一個女工友來關上所有的門。

板凳下面亂拋着紙頭、殘餘的鉛筆頭、乾酪的碎片、倒出的墨水。米卡斯開始在板凳下面爬着；他找到一塊乾酪，把它拭乾淨就吃起來了。在一條板凳下面，米卡斯找到一枚小錢，他把它藏在嘴裏，就又爬到另一條板凳下面去。

他的同學們的聲音早已給風吹散了。只聽到河水嘩嘩地流着，和米卡斯自己所安設的七個風車呼呼地轉動着。

詩人馬依羅尼斯從牆壁上瞅着米卡斯。米卡斯曾在學校的晚會上朗誦過他的詩篇，當他讀到「美麗的天空……」這句詩，就搞不清楚了。他在觀眾的笑聲中，掃興地跑下台來。現在米卡斯已把這些詩背得很流暢了。他一邊瞅着詩人的嚴肅的臉孔，一邊在心裏想，大概馬依羅尼斯至少知道一百首詩，也許知道一千首吧。

要是能打開窗子，跳下去，彎着身子不給老師看見，沿着溝渠逃走該多好呢。米卡斯已經這樣做過幾次，而結果有時在第二天却使他得到了加倍的

處罰。可是今天他坐在板凳上，細聽着走廊裏傳來的腳步聲。

在門縫裏伸進了兩個小小的手指頭。米卡斯走近門口，把耳朵貼近鑰匙眼。

「老師在騎腳踏車，我們的貓捉到了一隻麻雀，所以我來得這麼晚，」從門外傳來輕輕的聲音。

這當然是伊奧努克斯——鐵匠的兒子，米卡斯已經和他要好兩年了。伊奧努克斯的個子很小很瘦，一點也不像他那高個子闊肩膀的爸爸。鐵匠用一隻手就可以把他的兒子像拋一頂帽子似地拋向空中。在遊玩的時候，米卡斯能用肩膀把同伴擲過河，所以米卡斯老是誇口，說他一隻手就可以推倒伊奧努克斯。但是米卡斯從來沒有在伊奧努克斯身上試過自己的力量，雖然他在學校裏從來不讓一個孩子能夠安安靜靜。米卡斯跟別同學，沒有一個能像他跟伊奧努克斯要好得那麼久。米卡斯太自信，太自負自己的力量和敏捷了。而只有一個小小的、柔弱的伊奧努克斯和他合得來，這多麼奇怪呀；當老師對米卡斯有什麼責怪時，伊奧努克斯甚至常把米卡斯的過失推在自己的身上。

事實上，當米卡斯受到處罰時，哪怕是一個朋友，哪怕是一下溫暖的眼光朝他的角落裏看，對於他也是很需要的。

這一次，小伊奧努克斯吃過中飯後，給米卡斯拿來一塊塗上蜂蜜的麵包。

這是一個忠實的朋友：如果米卡斯的算術沒有學好，那伊奧努克斯總來幫助他。因此米卡斯就給他的練習簿畫上圖畫，給他彫刻一柄木叉，而由於伊奧努克斯的父親替米卡斯打了一把小鐵叉，他就送給朋友兩隻兔子。

伊奧努克斯接到過米卡斯寄給他的五張明信片。差不多所有的明信片上寫的都一樣：

「敬愛的朋友，祝賀佳節，希望你在佳節過得很快樂，請你把回答寫在那有雞的卡片上寄給我，如果沒有這種卡片，那就寫在別的卡片上也好。我向你致敬，你的朋友米卡斯·安德里昂那斯，寄自卡烏那斯克省維杜雪那依村」……

米卡斯舐着手指上粘滋滋的蜂蜜，開始和朋友談克里克列河，談那正在鄰近的謝巴季雅那斯村開始建築的大水磨。

離開克里克列河的河岸不遠，樹叢裏住着熊，但是米卡斯並不怕牠。如果給熊聞一下煙草，那牠馬上就會死掉的。

米卡斯誇口說，他們的母牛每頭每天能出七桶牛奶，他們的母豬去年養了五十隻豬仔，伊奧努克斯聽了不知相信朋友好呢，還是不相信好。

「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談話：要——你要——給要——我要——蜂蜜——蜜……」米卡斯這樣說了之後，並加以說明，這是什麼意思。如果這樣說，那不管老師和同學就都聽不懂了。

伊奧努克斯一下子還不能理解這種暗話，不過他們很快就能夠靈活地交談着，在每個音節前面加上一個「要」字……現在米卡斯又想出花樣來了。他倒豎蜻蜓，用手在課堂裏走來走去。他口袋裏的鉛筆、鋼筆尖、鐵片、火柴都倒了出來，但是米卡斯還是繼續倒豎着腳用手走着。他的臉孔已經赤紫了，但他還是愉快地對朋友叫道：

「你也這樣做的話——我把所有的兔子都送給你！」

河上漂浮着枯花和落葉。已經是深秋了。所有的孩子都在課堂裏。書頁

翻得沙沙作響。只有米卡斯和伊奧努克斯的座位空着。在伊奧努克斯的位子上擺着一隻墨水瓶。伊奧努克斯的母親曾到學校裏來對老師說：鐵匠病得很厲害，所以伊奧努克斯要留在家裏。

最近一連來了兩個晴天。這兩天米卡斯從早到晚都和自己的朋友在村裏度過過去。

他倆沿着克里克列河岸，一直走到尼曼河邊。他們把練習簿上的紙頁全都撕下來，做成了小船，裝飾上烏鴉的羽毛，裝上野果，放在河上。

孩子們玩遍了田野和牧場。米卡斯把一頭好像地圖一樣的牛指給伊奧努克斯看：在牛的橫腹上——像真正的地中海一樣。他倆在還乾燥的地上溜躑躑着，並且米卡斯指出說，他一隻手就可以把伊奧努克斯托起來。接着他說：「你知道城裏爲什麼有這樣多的煙呢？」

伊奧努克斯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事情，就否定地搖搖頭。

「就因爲那邊所有的先生都是抽雪茄煙的。」米卡斯靜默了一分鐘，又說下去：「如果我們村裏的農民一下子都抽起煙來，那末也可以變成很大的雲塊……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哩！等我大起來，我一定要抽煙。可是你怎

樣呢？」

不，伊奧努克斯不想抽煙。

開始下大雨，他倆被分開了，大雨之後，河水泛濫了，大地於是泥濘不堪，好像泥潭一樣了。

米卡斯沒有朋友，感到很苦悶。他曾一連三次被叫到角落裏去站着，因為他撕下練習簿上的紙頁來做蝴蝶，分給同學們，而同學們就在上課時在課堂裏放。

最後，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姑娘來控告米卡斯。她說米卡斯推了她一下，把她的書拋在水窪裏。

所有的孩子都很奇怪，因為這一次老師却只心平氣和地說：

「伊沙彼麗，那有什麼呢，假使米卡斯是一個真正的男子，那他就會幫助所有的小小孩，並且要保護他們了。但是，你瞧，他並不是一個男子。不用說，他是有力的，並且，誰知道，可能他還能對付我呢。他却就是要推要打那些柔弱的人。像他這種品質實在是不能使人佩服。」

老師在說話的時候，米卡斯垂頭坐着。看起來，從他進學校到現在，這是第一次使他真正感到窘迫哩。

他的眼睛裏突然滾出眼淚來。他站起來，站不多久，就很快地走向黑板，開始抄作業中的算題。

上書法課時，米卡斯拿出一本新的練習簿和一支用樺樹枝削成的鋼筆桿。這支鋼筆桿是爲全校所讚美的。在上書法課之前，所有的小姑娘總都要衝向米卡斯，請求他讓她們用這支鋼筆桿寫字，就是寫一個字也好。

老師在板凳之間走來走去，改正孩子們寫在練習簿上的字母。米卡斯並沒有看見他。老師在他的背後站了好久，接着，老師微笑着，摸摸他長着淡黃色頭髮的腦袋。米卡斯仰起自己淺藍色的眼睛，很快地用手肘蓋在書寫的東西上。

老師高聲地說：

「你如果願意，你就可以成爲一個真正的男子。並且你將會寫得很漂亮。可是你的這支鋼筆桿是誰送給你的？」

「是我自己削的……」

老師轉動着鋼筆桿，驚奇着它上面彫刻的蛇和葉子：

「啊呀，看起來，你的手藝倒真不差哩！」

米卡斯把手肘從練習簿上移開，一邊搖着頭，他不明白是什麼使得老師驚奇：是他寫的字呢，還是他的鋼筆桿呢？

現在學校裏完全聽不到米卡斯的聲音了。再也沒有人抱怨他了。老師因為他書寫得很好，稱讚了他幾次。但是米卡斯老是垂頭喪氣。也許他是爲伊奧努克斯發愁吧，原來他們已有幾星期沒有見面了。

不過等待了很久的那一天，終於來到了：鐵匠的病好了，所以伊奧努克斯又到學校裏來了。他身上穿着新的短外衣和新褲子，他腳上穿着漂亮的紅毛線長統襪。

「一隻仙鶴飛來了，一隻仙鶴飛來了！」孩子們叫嚷起來。

事實上，伊奧努克斯真的像一隻仙鶴。因爲在這段時期中，他竟然長得那麼高，比米卡斯還高一個手指頭。全體同學立刻發現了這種變化。隔壁課桌上的同學都爭先恐後地向他發問題，把新的書和習題拿給他看。啊呀，在這段時期中，他們進步得多快呀！